

“煤铁大王”“呢绒大王”“桐油大王”“电气大王”“机器大王”……曾有一批无锡人的事业在上海风生水起

大上海与“小上海”，百年实业彼此成就



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庄若江

江南有两座城市，从来关系非同一般。一座是大上海，另一座是上世纪20年代就被称为“小上海”的无锡。“小上海”的称谓，不仅是对无锡早年工商业繁荣的赞誉，也暗示了两座城市间的特殊关系。曾有人对民国时期上海的实业家做过统计，名录里的近800位实业家竟有137位是无锡人。

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军东进，上海一时间聚集起数百万难民，一座大城由此形成。李鸿章的淮军和无锡杨宗瀚的团练在上海会合，这大约是有案可稽的无锡与上海早期邂逅了。杨宗瀚后成李鸿章重用之人，他也是无锡著名实业家，1895年最早在无锡开办民族工商企业——业勤纱厂，其子杨翰西则是江南最大园林蠡头渚的开发者。

19世纪后期，无锡人张叔和成了上海滩的富人。那时，上海有座叫“张园”的西洋园林闻名遐迩，园主人就是张叔和。

1870年，20岁的张叔和去了上海，曾在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任帮办。1882年，他从洋人手中购得一座园林，一番扩建后取名为“张氏味莼园”。园子60余亩，乃当时沪上私园之最。他在园内造了一座大洋房名为“安培第楼”，是当时上海滩最高最美的建筑之一。1885年张园对外开放，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园”，是最受追捧的娱乐胜地。著名拳师霍元甲就曾在该设擂台与人过招。家在上海，人在天津的严复，则常写信叫家人到张园买这买那。19世纪80年代，电灯尚未普及，张园的夜晚灯火璀璨明亮。

小城无锡的崛起，更离不开大上海的辐射与带动。发轫于1861年，绵延至1894年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影响深刻。作为海上门户的上海得风气之先，而无锡人则在上海影响下迈出了民族工商创业的第一步。和张叔和一样的无锡人大有人在，他们都小小年纪就来到上海，学生意，闯世界，摸爬滚打，接受了最初的工商文明熏陶，也积累了生意场上的丰富经验，上海成了培育无锡实业家的摇篮。

李鸿章把改革突破口放在了南方，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江南制造局等一系列最早的实业性机构都设在上海。这些机构中不乏无锡人的身影。杨宗瀚的三弟杨宗瀚就是机器织布局的总办，李鸿章对其信任有加，短短两三年，他就让企业扭亏为盈。当张叔和经营张园大获成功之时，无锡人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也先后抵沪。他们结识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并一起进入安庆军械所潜心研制火药、船用蒸汽机和小火轮。他们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造出了国内最早的制造兵轮枪炮的工作母机。后又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培养了许多急需技术人才。

周舜卿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实业家、“煤铁大王”，拥有大量房产。1900年，他在无锡农田里辟建了一座小城，名“周新镇”，乃中国新城开发的先行者之一。1867年，16岁的周舜卿随族叔到上海讨生活，在利昌铁号做学徒，他省吃俭用，将微薄薪水全花在外语学习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周舜卿果然梦想成真成了洋行经理，钢铁、钢材、纺织、冶铁经营皆风生水起。又创办信成银行，并获准发行钞票。至20世纪初，周舜卿已是上海工商界叱咤风云的豪绅巨富。

位列“旧上海十大实业家之首”的祝大椿，1872年，17岁的他入上海大成五金公司习业，勤奋好学，恶补文化，得以进入英商怡和洋行和上海电车公司，逐步成为熟谙钢铁五金进口业务的商界精英，并谙熟了经营诀窍。他创办源昌商号，经营煤炭五金，并与人合伙开发房地产、投资国际航运，参股沪苏锡等地碾米、面粉、纺织等企业，成为海上巨富，也是上海滩的“电气大王”“机器大王”。

无锡荣氏，被毛泽东誉为“民族工商第一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可谓最有建树的民族实业家，是上海滩“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兄弟俩都十三四岁到上海钱庄学生意，勤勉好学，吃苦耐劳，很快成为业务熟手。学徒期满，宗敬留任钱庄跑街，德生则赴广东厘金局协办进出口税务。上海钱庄和广东业务的积累，使他们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面粉产业中的巨大商机，从而选定最初投资方向，获利颇丰。其本族兄弟荣瑞馨，也是年少赴沪，在荣广大花号习业，后成为奉泰、怡和、泰和等洋行买办和英商鸿源纱厂经理，并参与在上海开设裕大祥商号、振华纱厂，回锡创办振新纱厂，广泛投资制粉、榨油、保险、证券业，乃沪上有名的实业家。

还有许多无锡籍实业家，如“福新后主”王禹卿、“呢绒大王”陈梅芳、“桐油大王”沈瑞洲、“电池灯泡大王”丁熊照，还有吴少卿、陆培之、匡仲谋等人，也都是先在商号习业，而后独立创业，最终完成转型的实业大家。他们成功后大多都回上海投资建厂，招募工人，推动了无锡的发展。可以说，在与上海的关系中，无锡不仅乐于汲取新理念、新技术，也乐于接纳外来资金、人才和商品扩散，并勇于在大城市打拼拓展，这种既勇于接纳又积极进取的姿态使无锡大受裨益。

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无锡赴沪“学生意”人数超过江南其他城市，这些经过上海新风气新时尚新知识熏陶的人，成为无锡后来经济腾飞的人才“种子”。至20世纪初，无锡赴沪习业队伍更为庞大，有的村子因为有成功者的引领，半数年轻人都去了上海。他们在那里学生意、学外语，进洋行，有机会接触新时尚、新商品、新经营模式乃至新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于是沪锡之间形成了人才、产销上的相互呼应之势。在时代赋予无锡的历史机遇中，既有巧合，也有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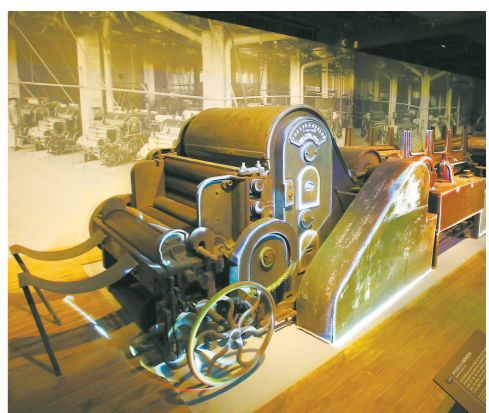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初，乡镇企业崛起，无锡人表现依然最是活跃，凭借敏察善纳的人文性格，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桎梏，村办经济异军突起，摸索出一条农民致富之路，创造了影响巨大“苏南模式”。

无锡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在强者如林的市场立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次借力了大上海的技术与资源。一批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的上海技术人员，为无锡乡镇企业现场解决技术难题，企业活了，他们的口袋也鼓了。不少乡镇的业务也来自上海大型企业的配套，桑塔纳汽车不少配件就出自无锡的乡野。20世纪前叶，无锡以地域、交通、人力和成本优势成为上海无可替代的后方工业基地，百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经济格局仍在延展，两地协作互动深入持续，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小上海”仍会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带动，未来这种关系将会更稳固、更密切，前景不可限量。



由晚清无锡籍富商张叔和扩建的张园在当时的上海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园”。

资料照片



陈列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中的这台清花机，曾属于荣氏申新纺织公司。它是上海纺织工业乃至中国民族工业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视觉中国供图



上海的高安路、宛平路一带曾有不少无锡商人居住。

资料照片

【长三角两地书】

——上海人看无锡——

明理务实识大局，是无锡人的法宝

曹可凡

缘，但外出经商大概也是一条出路，只是告诫两个儿子“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有骄傲之心。世有骄傲之人，凡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不肯佩服。此等人，必致致寸步难行。所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下。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

从这封父亲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我的高祖，这位清末秀才，尽管自己通过科举求得功名，但却不迂腐，主张儿子可按自己的天赋与本性，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他老人家将为人处世看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将“谦敬”二字视作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其实，纵观无锡近代工商业者的人生轨迹，顽强的意志、开阔的胸襟、灵敏的头脑、如书达理、灵活多变，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法宝。

其次，我们的先辈能以前瞻的眼光寻找事业的基点，规划未来蓝图。当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仍秉承“重农抑商”保守思维时，他们早已身先士卒，在“商业”领域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同时，浓厚的桑梓观念促使他们擅长与乡亲共同携手，发挥各自

优势，甚至甘愿牺牲些许个人利益，着眼于大局，抓住机遇，快速推进。

譬如，曾外祖父王尧臣、王禹卿兄弟最早为荣家的茂新面粉厂做事，但面对辛亥革命前后，面粉行业红火局面，不甘心依附于他人、寄人篱下，毅然决定与企业负责购买小麦的浦氏兄弟联手创业。荣宗敬、荣德生昆仲得知原委之后，非但没有气馁，反而主张与之合伙开创“三姓六兄弟”合作办厂模式，并看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国际市场面粉需求激增，欧美列强无法向中国倾销，迅速推进企业“孵化”，不出10年工夫，便成为面粉行业“巨轮”，独占鳌头。按如今现代管理学的观念来说，这种合作模式堪称最早的“中国合伙人”，其成功完全得益于祖辈高瞻远瞩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开放的内心世界。

当历史车轮不断向前行进，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爱国与救国浪潮成为无锡青年面向新世界的重要推手。我们的祖辈不断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他们不满足于物质富裕的平淡生活，而是主动介入社会，一展血性男儿本色。

我的舅公王启周当年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他组织在沪读大学的无锡籍

大学生，如陆定一、秦邦宪、杨荫浏等有为青年，成立进步社团“锡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拯救家乡的大无畏精神，鞭挞社会弊端，并发出呐喊：“我们不知势与利，我们亦不怕势与利，我们不怕牺牲，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只怕把沸腾的热血，一洗那陈腐残破的污泥”。

五卅运动中，那些年轻人拍案而起，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刊印《血泪潮》良报，号召民众“打倒社会冷血领袖，愿有良心有热血的人们联合起来”。

无锡人血脉中浸润着仁、义、礼、智、信等深厚的儒家传统，又有兼善天下的雄心壮志，以及对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刚正不阿、侠骨柔情，这样的地域文化个性推动着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散发着更大的、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时，随着大批无锡人来到上海、融入上海，无锡人的灵活低调的处事方式、前瞻性的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严谨的契约精神也慢慢融入上海的城市文化中，成为海派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作为在沪的无锡人，需要高擎祖辈的旗帜，在更为国际化的舞台上，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

——无锡人看上海——

无锡的“存在感”，与上海大有渊源

尤莼洁

业优势为主，除了很早以前的一首《太湖美》，始终不大爱打偏“软”的文化牌。

重商、重利、务实、勤勉，无锡近代以来的城市性格，其实与上海大有关系。1929年，曾留学日本的城建专家王伯秋在无锡县政府演讲《我对于无锡建市的感想》，给了无锡“小上海”的称号。

为什么是无锡，而不是更近的苏州，或者输送了很多买办人才的宁波被称作“小上海”呢？

因为在当时的长三角城市中，无锡的工业体系最发达和最完整，和上海经济的关系也最紧密。这和无锡的地理位置有关，它不是通商大邑，但处于长三角中心腹地，是京杭大运河和沪宁铁路的枢纽节点，交通便利。同时也和无锡的产业基础有关，民国产业经济学家龚骏在《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中认为，“上海不特为我国军械缙丝、棉纺织业之首创，其他各业之滥觞于此者，为数极多”。自农业社会，无锡便是鱼米之乡、蚕桑重地，加上沟通江浙和北方的地理位置，在晚清便已成为华东数一数二的米市和蚕茧集散中心。无锡民族工业发端之初的三大家族，开纱厂的杨家，开面粉厂的荣家，开丝

厂的周家，皆与上海关系密切。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无锡已是上海农业消费品及出口生丝的生产基地，上海的产业工人中，也有近30%来自无锡。同时上海为无锡的工业体系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和信息，有一数字可见两地关系紧密：1926年，京沪长途电话线上海至无锡段架设完成；至1930年，无锡长途电话业务量约2万次，其中南京约1200次，常熟约100次，上海约9000次。

当时的上海和无锡，便深刻体现了中心城市与区域城市间相存相依、共生共荣、不可分割的关系。依赖上海的贸易和金融优势，从机器缙丝业始，无锡走出了一条偏重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即使到了今天，无锡的产业依然偏“重”。2018年，无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618.71亿元，位列江苏第一。钢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工业和通信电子业，是无锡长久以来的产业王牌。

但2007年太湖蓝藻的暴发，让无锡意识到产业转型的迫切。2010年世博会期间，无锡举办了世博会的一个分论坛，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和嘉宾去参观了尚在建设中的物联网产业园，这个产业园离我家所在

的村庄非常近，当我告诉一位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顶着“智慧城市”logo的大楼几个月前还是农田时，她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叹。

当时“智慧地球”的概念刚刚兴起，无锡布局物联网产业是相当超前的，是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一盘大棋，而引进的首批IT专业人才，据我所知正是来自上海的科研院所。十年磨一剑，今年无锡提出了“新工业梦”的愿景，期望打造物联网的“思想策源地、产业新跑道、资本新天地”。完成这一梦想，无锡所要倚仗的，除了自身的制造业基础外，上海的资金和金融要素，杭州的技术和模式输出，都是不可回避的资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下，身处沪宁发展带和宁杭发展带交叉点的无锡，要更上一层楼，自身在区域中的定位、如何对接好上海这个龙头可谓至关重要。

最后有个疑问挥之不去。最近新华社和B站合作拍了个反映长三角一体化的短视频，一天之内从上海出发，到杭州、宁波、南京、常州、苏州的各个景点打卡，“包邮区”其他重点城市都走到了，唯独没有无锡。2018年，无锡人均GDP2.5万美元，超过上海、苏州、杭州，位列长三角城市第一，在国内城市中也仅次于深圳，但为什么无锡在全国甚至在长三角的存在感都是这么低呢？

无锡，还是要补上城市营销这一课啊！

